

我所認識的田炯錦先生

鄭平



本文作者連任司法行政部部長，田炯錦先生監交後與作者敘談時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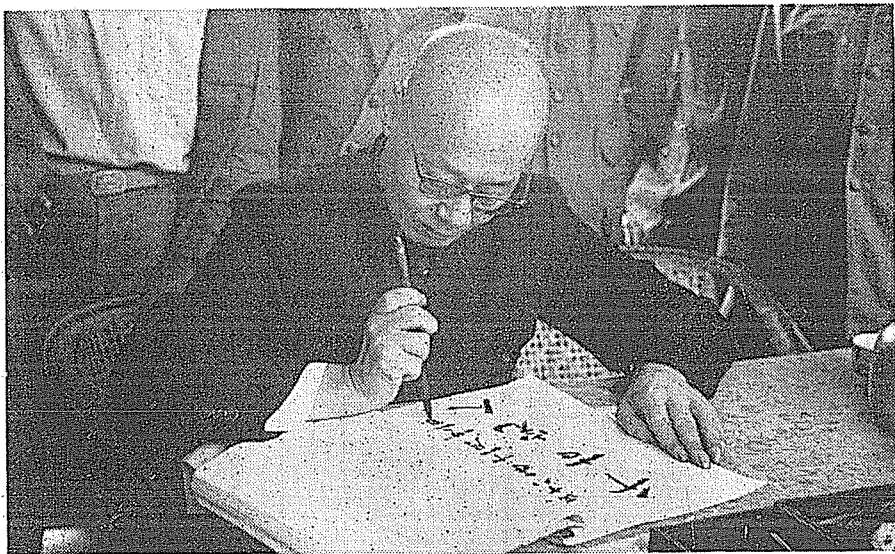
司法院田故院長雲青（炯錦）先生不幸於民國六十六年三月三十日因病去世，無論在學術上和政治上，都是國家的一大損失。

雲青先生自美國學成返國，便一直從事學術和政治工作，由講席而長部會，自邊陲而登樞府，勤勞國事，著作等身，其功名事業，自足千秋，實用不著我再來多說。我祇想就與先生交往中所知的一些事蹟，略舉一二，藉表我的敬仰與懷思。

我與雲青先生雖然相交不算很久，但關係却相當密切。我們是在抗戰勝利後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時，同為國大代表才開始過從的。自大陸陷匪政府遷台後，我與先生便一直保持著密切關係。先生自三十九年起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其後改任內政部部长，四十九年再長蒙藏委員會，五十二年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先後主持台北市改制專案小組，行政法規整理委員會暨日韓政經法考察事宜，至五十九年才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而我則自四十一年至四十七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四十九年至五十六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司法行政部部長。在這段時間，先生任行政院政務委員達二十年之久，我先後亦有十四年，我們兩人都算是在行政院中擔任政務委員期間比較長的。因此接觸的機會也特

別多，在每週一次的行政院院會中，我常常得聆先生的高超理論和特具見解，使我更佩服先生為國之忠與對事之誠。先生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時，我也適任總統府副秘書長，其後先生出長司法院，我則始終在總統府服務。至於在中國國民黨方面，先生在四十一年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起任中央評議委員，直至去年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後，並被選任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這一段時間，我也始終在中央為黨服務，先後任第三組主任及常務委員。因此，以黨政兩方的業務關係，我們接觸的機會也特別多。在中國憲法學會，四十二年我和先生同為該會理事和常務理事，到六十二年我繼張懷九先生出任理事長時，先生始終擔任常務理事，我們更經常一起從事憲法之研究與探討，常常得聆先生關於憲法方面的高超理論，故先生之去世，固然國家失一棟樑，對憲法學界而言，也可說是極大的損失。

先生所居是在台北市龍泉街八十四巷裡的一棟平房，我則在同巷與先生斜對門而居，也是一棟平房，這是我自遷台以來直到現在的住所，算起來已二十八年了，除了偶因破漏而稍作修繕外，一仍如舊。我與先生鄰居多年，雖然彼此因工作繁忙，很少有互相串門子的機會，但每在上下班時間，偶或在巷裡碰見，相互道好，則屬常有之事，因此，我對先生的日常生活習慣，自然比



錦炯田，日念紀辰誕父國 日二十月一十年八十五國民華中
。敬崇表以「人完古千」書親生先

一般人也多知一些。
先生幼具異稟，少懷大志，學成報國，身居高位。也許有些人以為先生一定躊躇滿志了，殊不知先生在公餘之暇，對於讀書進修與學術之著作，真是無時或忘。先生去世時，春秋正七十有

九，在一般來說，可算是高壽的了，但先生並未因此而稍疏研讀，相反的在他生前除了從事公務與定時運動之外，其餘時間常常卷不離手，對有關問題，無不深入研求，將所得筆之著述，立論

透關，瞭中肆外，真是始終無改書生本色。先生藏書固豐，對於中英文報刊及中外有名之雜誌，無不盡力購置。其一生治學之勤，實非常人所能及，這也說明他在學術上尤其對弘揚憲政體制方

這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學術多國界。欲瞭解他，各生活情形，進而企劃建設之務，倘外人的筆記又著作，有可以取材之慮，我他如能彙譯介紹，供研究，對於國策，亦為有價值之貢獻。本書原著者為拉底亦不事夫氏，以外人所能參與中西資料達教者，較之多對於十一世紀以降的社會社會制度，作具體而有系統的。雖大中亦有拉雜重複，其若證未能精確之處，但大體上說，實為一本。社會制度，有價值之著作。不僅值得研究，且能引起吾人對於比帶情形，比國人更深，我們還不應急起直追，以因革固本，變通變通嗎？張為一。從事邊政工作，有年，對於邊政研究，頗具熱忱。此次他仍能於工作之餘，選定本書，協力合譯。計歷廿一年餘，於十二萬言，譯成華文，翔實流暢，殊為難能。茲於共付印之際，略敘數語，以表示對此項工作之欽讚。

四十五年，四月。田炯錦

田 炯 錦 先 生 親 筆 遺 稿 之 一



者作文本、長院代翰維張、長院錦炯田、長院國經蔣、長院亞文倪起三右排前
。詞致統總 聆恭中會念紀國開在等

面的成就，是絕非偶然的。至其著述方面，計有五種憲法解說，憲法論集，五種憲法與三權憲法及判蔭齋論著彙編及續集各書行世，嘉惠士林不淺。先生這種忠於國事及勤於治學的精神，實足以風末俗而勵後世。

其次說到先生的淡泊生活，可以「樸實無華」一語概之，大家都知道，先生少時畢業於國立北京大學後，即獲取甘肅省公費留美，分別在華盛頓、密蘇里、伊利諾各大學研攻政法，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後返國。有些人也許認為，像這樣一個在國內及美國各大城市求學成長的人，在這不算短的歲月中，耳濡目染，他的生活

方式即使不是十分洋派，也總會多少帶些洋氣罷。却不知剛好相反，先生自學成歸國，由任教東北，出長甘肅省教育廳而至翊贊中樞，一向都衣着樸素，不時穿着中山裝，遇有重要典禮則穿馬掛長袍，這全是我國讀書人的本色，如果不認識他的人，見到他真不知他是身居高位的國家棟樑呢！至於日常生活，更屬淡泊自居，不談享受，而且自少至老，長期茹素，不食葷腥，因此先生不特在自己家裏絕少宴客，即外間應酬，也甚少參加，以先生留學外國多年，身膺國家重任達四十餘年，其生活之樸素嚴謹如此，足見廉介自守，堪為世人式範。

再說到先生為人做事的有恆，也非常人所能及。我因為與先生鄰居多年，便看到他對晨間運動極為重視，他每天上午七時三十分起，便外出散步，為時總在四十分鐘至六十分鐘，偶或因上午有要事亟待處理的話，則改在下午六時三十分實行，即使遇着刮風下雨，也冒着風雨照常外出散步，始終不改。從這小事，我們便看到先生做

共產黨是一個集改客流流土雁卑鄙欺詐殘忍凶惡集
圍。它之所以能勝敵對方，不是由於它真強，而是由於它使對方
削弱。種種造謠欺騙之宣傳，挑撥離間之手段，使對方內部自
行疑貳分化，其使先漢，吾人回憶大陸崩潰之往事，即為明證。至者
抗戰之友邦，因受共產黨欺騙，先強後弱，擴大政府基礎，擴充軍
備，性急援助，致我民心士氣受莫大之打擊。中依共產黨本

田炯錦先生親筆遺稿之二。

事的恆心與毅力，這也就是他一生獲致成就與得享高齡的重要因素，值得世人效法。

先生勤於治學，已如上述，尤可貴者先生鑽研學問所得，並不傲帚自珍，他雖備位中樞，公務繁忙，但仍利用餘閒，在各大學兼任教席，又出任私立崑山工專及崑山中學董事長，他對於撰述和講學，都非常認真，尤以作育英才為樂，矻矻孜孜，數十年如一日。

他這種「學不厭，誨不倦」和「學到老，做到老」的精神，誠所謂踐履篤實，體用兼賅，雖居高位而仍保持學者風度，不改書生本色，無怪他的清操雅度為學子所崇敬，同儕所欽佩了。

先生為我國法學界權威，人所共知，其成就本用不着我多所費詞，但由於我與先生在中國憲

法學會關係密切，對先生之闡揚國父思想，奉行總統蔣公訓示，促進憲政建設等終生努力不懈，實有無限的敬佩，尤其先生對於五權憲法的闡述，有很多獨到的見解，依據歐美學說和我國歷史，闡發國父遺教的精義并指出五權憲法思想是世界政治潮流的歸趨，而且先生的憲法論著不僅在闡述五權憲法的理論和原則，更根據國父遺教和我國憲草憲法，解答實際發生的具體問題，如在政治協商會議期間，他為文力斥對五

權憲法的歪曲理論，而在我國憲法制定之後，他致力闡釋憲法精義，澄清各項誤解，同時對總統蔣公的憲法言論和思想，也有很多精闢的闡揚，先生對我國憲法學的貢獻，真是值得讚揚的。

先生為人齊莊剛正，淵默謙和，平生不作嘔

言高論，祇求踐履篤實，埋首苦幹，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先生曾說：

「人生斯世，不作大英雄大領導的人，一樣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祇要修養自己的品德，充實學問能力，無論在社會上負什麼任務，盡己之能，以盡忠職守，都可俯仰無愧。」在當前革命建國過程中，不分地位高下及事業大小，祇要人們能盡己之所能，把自己崗位上的工作確實做好，都會對國家社會有益，如果國民人人都能對其職守盡忠盡責，則國家社會前途，一定會日趨光明。」這些平實的言論，正足以表現先生的高風亮節，清操雅度，將永為人們所敬仰和懷念。

編輯報告

△現已退休的前我國駐菲律賓大使，名作家孫碧奇先生自澳洲寄來「憶往事、說南沙」，對我國領土南沙羣島的地理特徵，被日軍侵佔及收復經過、菲律賓獨立起野心、美非狂人製造荒誕事件以及對處理南沙問題的建議等均有詳盡的敘述，全文兼有新聞與史料的雙重價值，足供專家學者關心南沙問題人士之參考。

△本期（一三一期）中外雜誌送到讀者手中，不幾天就要歡渡聖誕和新年元旦了，本社同仁特此敬祝全體讀者健康快樂，萬事如意，希望未來的一年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獲得最大的成功與進步。

△名史學家蔣君章教授對首義開國史作更深入的探討研究，為本誌寫了一篇「開國盛況追記」，對國父民元就任臨時大總統，建立領導中心，有生動翔實的描寫，彌足珍貴。

△總統府秘書長鄭彥豪教授交本誌獨家刊登的「我所認識的田炳錦先生」，憶往懷舊，情文並茂，感人至深，值得一讀再讀。

△監察委員張國柱先生的「平綏鐵路沿線勝迹」。山水、人物、掌故兼而有之，是史料與文采並重的一篇佳作。

△民國三十八年，西北變色前後，曾經身歷其境者，必定創鉅痛深，李郁塘先生所寫「

編者

新疆脫險記」憶述陶峙岳、張治中等靦顏投共，新疆淪於鐵幕，許多忠貞之士不甘被奴役，冒險衝破鐵幕的故事，指證人心思漢，暴政必亡，是一篇有血有淚的親身經歷報導，讀來令人深切感動。

△楊士毅先生是中大物理系畢業的高材生，他在研讀物理學科的同時，對哲學亦有濃厚的興趣，經常抽暇研修哲學，聆聽方東美教授的講演。楊同學寫的「平常心、赤子情」憶述方東美教授講述哲學、教導青年的情景，歷歷如繪，讀來引人入勝，不忍釋手。